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四百六十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孫　梅

謄錄監生臣湯汝梅

冊府元龜卷四百六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臺省部

正直

夫一言以𢾰在於無邪明神介福本乎好直故臣之事君非可以載僞也已繇漢氏而下居臺省者皆爲天子從官或處喉舌之地專典乎出納或侍帷幄之内拾遺於左右而能勵骨鯁之操縕貞諒之志臨大節而有守

膺切問而無諂據經持正犯顏竭慮罔避權倖以効誠慤斯蓋服膺善道中立不倚之徒歟至有斥逐於外抗心罔移感慨而死遺風可挹信乎耿介方直之士皆人君之所欲得而臣也

漢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言年老矣何乃自為郎也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

不在鉅鹿也（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帝曰何也（尚猶正也）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大父祖父也）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帝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良善也說讀曰悅聞頗牧之善帝意大說）迺拊髀曰（髀音陛）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恐懼之言）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帝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間處乎（何不間隙之處而言）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

東方朔武帝時為太中大夫雖詼笑詼嘲戲也詼笑謂謿詭發言可笑也詼音恢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帝常用之

陳咸年十八以父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

王章字仲卿少以文學為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

孔光為光祿勳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帝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

旨苟合希旨希望天子之旨意

平當以明經爲博士成帝時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傅經術言得失傅讀曰附

王閎爲中常侍哀帝置酒麒麟殿董賢父子親屬宴飲閎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帝有酒所言酒在體中從容視賢笑從音千容切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帝默然不説左右皆恐於是

遣閎出後不得復侍宴

龔勝為光禄大夫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

逆上指繇與由同

後漢馮勤為郎中給事尚書司徒侯霸薦前梁令閻楊

楊素有譏議光武常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

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

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

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解

戴憑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光武謂憑曰侍中當規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愬遂致禁錮以是為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繫廷尉有詔敕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即敕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

鍾離意為尚書僕射顯宗性褊察朝廷爭為嚴察以避誅唯意猶取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輙救解之會詔賜降胡子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為百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為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貰郎

朱暉為尚書僕射元和中尚書張林上言均輸暉奏言不可施行後陳事者復述前議章帝以為然暉言非所

宜行帝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駮議黄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

申屠剛為尚書令謇謇多直言無所屈撓

宋均明帝時徵拜尚書令每有駮議多合帝旨均嘗刪剪疑事帝以為有姦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心小黄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即令貰郎

郅壽章帝時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

陳禪為諫議大夫西南撣（音擅）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永寧二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曰帝王之庭不宜設遠邉之技尚書陳忠請禪下獄有詔勿收

傅翻為諫議大夫性諒直數陳讜言

虞承為諫議大夫雅性忠謇在朝堂犯顔諫諍終不曲撓

李法和帝時遷侍中光祿大夫歲餘上疏以為朝政苛

碎逵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為庶人在家八年徵拜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

周舉為尚書陽嘉三年大旱順帝下策問舉因奏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射黃瓊問以得失舉等並對以為宜慎官人去斥貪污離遠佞邪修文帝之儉尊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污佞邪者為誰乎舉獨對

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其後以事免司徒劉崎遷舉司隷校尉

宋登順帝時為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頴川太守

陳龜為尚書梁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桓帝不省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

爰延為侍中桓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黄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

劉淑遷侍中桓帝朝上疏以為宜罷宦官辭甚切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

劉儒遷侍中桓帝時數有災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

事十條極言得失辭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為任城相

桓彬桓帝時為議郎入侍講禁中以直道忤左右出為許令

劉陶靈帝時為侍中以數切諫為權臣所憚徙為京兆尹

楊奇為侍中靈帝常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眞楊震子孫

傅爕字南容為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爕厲聲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賛奏爕廷辱大臣帝以問爕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髙祖初興使酈商别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

一州叛逆海内為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為宰相不
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
竊惑之若使左袵之虜得居此地（説文曰袵衣衿也）士勁甲堅
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
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變議頃之趙忠為
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黄巾之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
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
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北城門校許

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

何休靈帝時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

魏和洽魏國初建為侍中有白毛玠謗毀太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觖望此損

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致功立勳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為衆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

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陽處父於朝此為君之誡也

崔琰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淄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

死守之楨琰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

桓階為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淄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為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又毛玠徐奕以剛謇少黨而為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保全其將順規救多此類也

衛臻文帝為魏王時為散騎常侍及踐阼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後明帝時為右僕射加光

祿大夫是時明帝方隆意於殿舍臻數切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少所隳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羣臣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

杜畿為河東太守徵為尚書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

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

辛毗為侍中從文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為之稀出

蘇則為侍中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

陳矯為尚書令明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又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爾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許允為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某郡守雖後日限在前帝取事視乃釋遣出

盧毓為侍中青龍中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明帝不悦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為狂直陛下宜容之

孫禮為尚書明帝方修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穀貴禮固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

蔣濟為散騎常侍明帝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

蜀後主即位董允為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獻納之任允皆專之允處事為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

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為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妃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黄皓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黄門丞

吳闞澤領中書時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為宜加焚裂用彰元惡大帝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帝從之

是儀為侍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吕壹誣白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大帝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於是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為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為嘉隱諱自取夷滅為不臣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帝遂舍之嘉亦得免

晉裴楷為侍中與山濤和嶠並以盛德居位武帝嘗問

曰朕應天順時海内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對曰
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堯舜者但以賈充之
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
私時任愷庾純亦以充為言帝乃出充充納女於太子
乃止
樊建為給事中武帝問諸葛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
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得此人以
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

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

劉毅遷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進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漦至周幽王禍釁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政德未修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表以為瞿然賀慶

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静數示尚書郎劉漢等議以為龍體既蒼雜以素文意者大晉之行戢武興文之應也而殺乃引衰世妖異以擬今之吉祥又以龍在井為潛皆失其意潛之為言隱而不見今龍彩質明煥示人以物非潛之謂也殺應推處詔不聽後隂氣解而復合殺上言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誅故也

胡威為尚書加奉車都尉威嘗諫時政之寛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

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

和嶠為尚書愈被親禮與任愷張華相善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黙然不荅後與荀顗荀朂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奉詔而還顗朂並稱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悦而起嶠退居常懷慨歎知不見用猶不能已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為憂帝知其言忠每不

酬和後與嶠語不及來事或以告賈妃妃銜之及惠帝即位拜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

山濤為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而不能改

文立為散騎常侍時西域獻馬武帝問立馬何如對曰

乞問太僕帝善之

周顗為左僕射元帝讌羣公於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顗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諸公就省顗曰近日之罪固知不至於死

孔坦為侍中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有如家人坦每切諫帝既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為已憂嘗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

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為廷尉

顧和為尚書令居任多所獻納雖權臣不苟阿撓穆帝

時南中郎將謝尚領宣城內史收涇令陳幹殺之有司

以尚違法糾黜詔原之和重奏曰尚先劾姦贓罪入甲

戍赦聽自首減死而尚近表云幹包藏姦猾輒收行刑

幹事狀自郡非犯軍戎不由都督按尚蒙親賢之舉荷

文武之任不能為國惜體平心聽斷內挾小憾肆其威

虐遠近怪愕莫不解體尚忝外屬宥之有典至於下吏

宜正刑辟尚皇太后舅故寢其奏

孔嚴哀帝時領尚書時東海王奕求海鹽錢塘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初帝或施私恩以錢帛賜左右嚴又啓諸所別賜及給厨食皆應減省帝曰左右多困之故有所賜今通斷之又厨膳宜有減徹思詳具聞嚴多所匡益

高崧為侍中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為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日月之一蝕也

宋鄭鮮之為都官尚書鮮之為人通率在武帝坐言無所隱時人甚憚焉

蔡興宗為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由是失旨後遷尚書右僕射明帝謂興宗曰諸處未定殷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絶而米甚豐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云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淵以手版築興宗言之不已

帝曰如卿言先是興宗轉掌吏部時孝武方盛淫宴譴侮羣
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
不被侵媟尚書僕射顔師伯謂議曹郎王耽之曰蔡尚
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
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
朋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即位興
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
為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

之末滎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不從
沈懷文為侍中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
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
以為美談陛下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
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
端懷文固謂不可由是得息
王曇首為侍中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嘗使三更竟開
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幡銀字棨不肯開門尚書左

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旨下曇首繼啟曰既無墨勑又闕幡棨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元年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為非禮但既據舊史應有疑却本末曾無此狀猶宜及咎其不請白虎幡銀字棨致開門不時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帝特無所問更立科條

王球文帝時為尚書僕射時羣臣詔見多不即前畢䟽者或至數十日大臣亦有十餘日不被見者唯球輒去

未嘗止停

何尚之為尚書右僕射時吏部尚書庾炳之領選既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炳之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炳之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炳之因留停尚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為有司所奏帝於炳之素厚將恕之召問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失太祖乃可有司之奏免炳之官

袁顗為侍中領前軍將軍時新安王子鸞以母嬖有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失孝武微有廢太子立子鸞之意從容頗言之顗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帝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言論頗相蚩毀顗又陳慶之忠勤有幹略堪當重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顗慶之亦懷其德

南齊王琨初仕宋為光祿大夫時中領軍劉勔晚節有棲退志表求東陽郡尚書令袁粲已下莫不贊美之琨曰永初景平唯謝晦殷景仁為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

為人望才譽勔不及也近聞加侍中為怏怏便求東陽

臣恐子房赤松子未易輕擬其鯁直如此

虞愿初仕宋為通直散騎侍郎時明帝以宅起湘宮寺

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

為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

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

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浮

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座為之失色帝大怒使人

驅下殿愿徐去無巽容又帝好圍碁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

何戢為侍中高帝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淵以戢資重欲加常侍淵曰宋世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頃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頓加常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有三蟬若帖以驍游亦不為少乃以戢為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

王晏為吏部尚書永明八年武帝欲以明帝代晏領選手敕問之晏啓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帝乃止

謝瀹為吏部尚書高宗廢鬱林王後讌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興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從民王晏妄叨天功以為已力帝大笑解之座罷晏呼瀹共載還令省欲相撫悦瀹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劒瀹謂之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君亦何事一朝至

此晏甚憚之

梁江子四自右丞上封事極言得失高祖甚善之詔尚書詳擇施行焉

袁昂為尚書令昂在朝謇諤世號宗臣昭明太子卒晉安王綱為皇太子昂獨表言宜立昭明長息歡為皇太孫雖不見用擅聲朝野

許懋為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雅好禮因集學士草封禪欲行懋以為不可因建

議言之拜中庶子

陳蔡凝為尚書吏部侍郎高宗嘗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壻錢肅為黃門郎卿意何如凝正色對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言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惟陛下裁之高宗默而止肅因而有憾令義興主譖之於高宗尋免官遷交阯頃之還為黃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會羣臣歡甚將移讌於弘範宮衆人咸從唯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卿何為者凝對曰長樂尊嚴非酒

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孔奐為侍中後主時在東宫欲以江總為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於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宫竊有所難瑜具以白後主深以為恨乃自言於高宗高宗將許之奐乃奏曰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即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性敦敏可以居太子詹事奐又奏曰宋朝

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後主固爭之帝卒以總為詹事由是忤旨其梗正如此

後魏高允與司徒崔浩述成國史後以經授恭宗及浩之被收也允直於中書省恭宗使東宮侍郎吳延召允仍留宿宮内翌日恭宗入奉太武命允參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請曰為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既入見帝恭宗曰中書侍郎高允在臣宮同處累年小心密慎臣所悉雖與

浩同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太武召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綜務處多揔裁而已至於註疏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嚴重允是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謬忝著作犯忤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死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讀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

帝謂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如此言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勑允為詔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恭宗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

皆身死恭宗後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何益參乘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不從人言怒帝如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官意屬休明之會應弓旌之舉釋褐鳳池仍忝麟閣尸素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將來之鑒戒令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令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為殊遇榮曜當時孤負聖恩自貽灰滅即浩之跡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謇諤之

節退私無委虵之稱私欲没其公㢴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大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恭宗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我不奉東宫尊吉者恐負翟黒子也翟黒子事見奉使受賂門

孫紹為給事中門下録事朝廷大事好言得失遂為世知

苟頹孝文時為都曹尚書方正好直言雖文明太后生殺不允頹亦言至懇切未嘗阿諛李訢之誅也頹並致諫太后不從

李冏為度支尚書性鯁烈敢直言常面折孝文彈駮公卿無所迴避百寮皆憚之帝常加優禮

元正為黄門侍郎茹皓以白衣侍直禁中稍被寵接宣帝嘗拜山陵路中欲引與同車皓奮衣將昇正切諫而止

北齊崔昂魏孝静帝時為尚書左丞武定六年甘露降於宫闕文武官僚同賀顯陽殿魏帝問僕射崔暹尚書楊愔等曰自古以甘露為瑞漢魏多少可各言往代所降之處德化感致所由次問昂昂曰案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天則甘露降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為戒實啓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帝為斂容曰朕既無德何以當此

崔暹天保末為右僕射文宣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

過多然我飲何所妨常山王私謂暹曰至尊或醉多太后尚不能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内外深相感愧

後周宇文孝伯為小冢宰宣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為朕圖齊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奉先帝遺詔不許濫傷骨肉齊王陛下叔父戚近功高社稷重臣棟梁所寄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也帝不懌因

漸疎之

隋蕭吉仕周為儀同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

帝不納

何妥開皇初為通直散騎常侍時納言蘇威嘗言於高

祖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

何用多為帝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

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

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有云不讀詩無

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

威時兼領五職帝甚重之妥因奏威不可信任

趙綽開皇中為刑部侍郎每有奏讞正色侃然高祖嘉之漸見親重

高熲為尚書左僕射時太子勇失愛於高祖潛有廢立之志謂熲曰晉王妃有神憑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熲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帝默然而止

元巖字君山為兵部尚書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

議侃然正色廷諍面折無所迴避高祖及公卿皆敬憚之

盧愷開皇初除吏部侍郎攝尚書左丞每有數奏侃然正色雖逢喜怒不改其常

牛弘為吏部尚書高祖惑於邪議踈忌太子勇高祖車駕至仁壽宮翌日御太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高祖既數聞讒譖疑朝臣皆委故有斯

問輿聞太子之懲弘為此對大乖本旨

劉行本為黄門侍郎高祖甞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諫帝不顧行本乃正當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豈得輕臣而不顧也乃置笏於陛而退帝謝之而原所笞者

長孫平為工部尚書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為憒憒者髙祖怒將斬之平曰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不勝至願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

寛裕之德鄙諺曰不癡不聾不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且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乃赦紹

段文振大業中為右光禄大夫時兵曹郎斛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煬帝帝弗納

蘇威為納言從幸遼回車駕次太原威以盜賊不止勸煬帝還京師深根固本為社稷計帝初從之竟用宇文

述等議往東都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規正甚患之屬帝問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為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殿柱帝呼問之威曰臣非職事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

李桐客為門下錄事大業末煬帝幸江都時四方兵起謀欲徙都丹陽召百僚會議公卿希旨俱言江左黔黎皆思望幸巡狩吳會勒石紀功復禹之跡今其時也桐

客獨議曰江南卑濕地狹州小内奉萬乘外給三軍吳人力屈恐不堪命且踰越險阻非社稷之福御史奏桐客謗朝政僅而獲免

唐李綱為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綱以太子建成漸狎無行之徒有猜忌之謀不可諫止頻乞骸骨高祖慢罵之曰卿為潘仁長史何乃羞為朕尚書且建成在東宫遣卿輔導何謂屢致辭乎綱頓首陳謝曰潘仁賊也誠在殺害每諫便止所活極多為其長史故得無愧陛下

功成業泰頗自矜伐臣以凡劣才乖元凱所言如水投石安敢久為尚書兼以愚臣事太子所懷鄙見復不采納既無補益所以請退高祖謝曰知公直士勉弼我兒於是擢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並如故

魏徵貞觀二年為尚書左丞或有言徵阿黨親戚者太宗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驗無狀彦博奏曰徵為人臣須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此謗雖情在無私亦有可責帝令彦博讓徵且曰自今以後不得不存形迹他

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叶契義同一體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其年侍御史張玄素奏慶州樂蟠縣令叱奴隲盜用官倉推逐並實帝令斬決中書舍人楊文瓘奏據律不合死帝曰倉糧朕之所重若不加法恐犯者更多尚書右丞魏徵對曰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多將法外畏罪且後有重者又無以加之其年太宗謂侍臣曰人皆以祖孝孫為知音今其

所教聲曲多不諧韻此猶未至精妙人亦以許崇為良醫全不識藥性魏徵對曰陛下生平不愛音聲今忽為教女樂差舛責孝孫臣恐天下怪愕帝怒曰卿是朕腹心應須進忠直何乃附下罔上為孝孫分疏溫彥博等拜謝徵與王珪進曰祖孝孫學問立身何如白明達陛下平生禮遇孝孫復何如白明達今過聽一言便謂孝孫可疑明達可信臣恐羣臣衆庶有以窺陛下者帝意乃解

權萬紀太宗時為尚書左丞梗言廷諍公卿莫不憚之

顏相時師古之弟亦有學業貞觀中累遷諫議大夫拾遺補闕有諍臣之風

狄仁傑為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用事朝廷慴懼仁傑奏之請付法寺高宗特原之仁傑奏曰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之類陛下何惜罪人而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為忠貞將來之誡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

王及善則天時為内史時御史中丞來俊臣常以飛禍陷良善自侯王將相被其羅織受戮者不可勝計後俊臣坐事繫獄有司斷以極刑則天欲捨之及善奏曰俊臣兇狡不軌所信任者皆屠販小人所誅戮者多名德君子臣愚以為若不剿絕元惡恐揺動朝廷禍從此始則天慰納之

張東之聖歷初為鳳閣舍人其年突厥默啜表言有女請和親天后盛意許之欲令淮陽郡王延秀娶其女東

之奏言古無男子求夷狄女以配中國王者頗忤旨出
爲合州刺史
姚元崇爲夏官侍郎萬歲通天二年則天謂侍臣曰近者朝臣多被周興來俊臣等推勘相牽咸自承服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疑有枉濫更使近臣就獄根問皆得手狀承引不虛朕不以爲疑即可其奏自周興來俊臣死後更無聞有反逆者然則已前就戮者不有寃濫邪元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

自誣而死告者特以為功天下號為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自亦不保何敢輒有動揺被問者若翻又懼遭其毒手將軍張虔勗李安靜等是也賴上天降靈聖情發寤鋤誅兇豎朝廷乂安今日已後臣以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内外官更無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狀但收掌不須推問若後有徵驗反逆有實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則天大悅曰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其日使

高品官送銀千兩賜之長安四年為相王府長史兼知夏官尚書事又上言相王知兵馬不便臣非惜死但恐不益相王詞旨懇切則天深然其言遂改為春官尚書

李嶠則天朝為給事中時酷吏來俊臣搆陷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奏請誅之則天使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其獄德裕等雖知其枉懼罪並欲依俊臣所奏嶠固争之曰豈有知其枉濫不為申明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德裕等遂與嶠列其枉狀由是忤

旨出為潤州司馬

盧藏用為左拾遺時則天造興泰宮於萬安山藏用上疏諫之言甚懇切

蘇珦則天時為右肅政臺御史大夫時有詔白司馬坂營大像費用巨萬億珦以妨農上疏切諫則天納焉

薛登天授中為左補闕時選舉頗濫登上疏諫文辯博

贍事竟不行

李邕則天朝為右拾遺時御史中丞宋璟廷奏張昌宗

兄弟有不順言請付法司推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階下進曰臣觀宋璟所請社稷大望伏願陛下聽從

張説為鳳閣舍人長安三年秋麟臺監張易之與其弟昌宗權位日熾欲作難圖皇太子遂譖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檢校太子左庶子魏元忠交通密謀造飛語曰君老矣吾屬當扶太子可謂耐久朋天后惑其言下元忠制獄引皇太子相王旦（睿宗也）及諸宰相令易之昌宗與元忠對理反復不決昌宗又引

鳳閣舍人張說令證其事說初不之知及至御前遂厲聲曰元忠實不反昌宗誣搆耳天后不納竟貶為高安尉說配嶺南

唐紹博學善三禮中宗神龍中為左臺侍御史兼太常博士中宗將拜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等希旨請皇后為亞獻紹與博士蔣欽緒固爭以為不可睿宗即位又數陳時政損益轉給事中仍知禮儀事

張知微為武部郎中至德二載知微奏將軍王難得不

救郭英乂遂令軍敗合從軍令房琯有管樂之才不宜以小非見免御史大夫韋陟才堪輔弼久不見用言詞抗直手執諫書肅宗嘉其讜直竟不用其言

李揆至德中為尚書舍人時宗室請加張皇后翼聖之號肅宗召揆問之對曰臣觀往古后妃終則有謚生加尊號未之前聞景龍失政韋氏專恣加號翊聖令皇后之號正與韋氏同陛下明聖動遵典禮豈可從景龍故事哉帝驚曰凡才幾誤我家事遂止時代宗自廣平王

改封成王張皇后有子數歲陰有奪宗之議揆因對見
帝從容曰成王嫡長有功今當命嗣卿意何如揆拜賀
曰陛下言及於此社稷之福天下幸甚臣不勝大慶帝
喜曰朕計決矣自此頗承恩遇遂蒙大用
裴佶為補闕李懷光以河中叛朝廷欲以含垢為意佶
抗議行誅德宗深器之前席慰勉
陸贄為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德宗在奉天圍解之後德
宗言及違離宗廟嗚咽流涕曰致寇之由實朕之過贄

對曰臣思致今日之難者羣臣之罪也贄意蓋為盧杞趙賛等帝欲掩杞之失則曰雖朕德薄致此禍亂亦運如前定事不由人贄又極陳杞等罪狀及為兵部侍郎又以宰相竇參黷貨贄又極言之繇是與參不平

賈隱林為右散騎常侍興元元年二月奉天解圍百僚稱賀隱林忭舞因上言曰陛下性靈太急不能容忍若舊性不改雖朱泚敗亡臣亦恐憂未艾也德宗虛懷納之

陽城為諫議大夫正直時朝議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

崔邠為補闕嘗疏論裴延齡為時所知

歸登為右拾遺裴延齡以姦佞有恩欲為相諫議大夫陽城上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補闕熊執易等亦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慘然曰顧寄一名雷霆之下忍令足下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聯署其奏無所迴避時人稱重

袁高為給事中貞元元年抗論盧杞是時德宗念杞必欲擢之宰相盧翰劉從一懼默不敢言獨高抗議者久之時人盡為高危之雖懦者咸有立志乃相與論奏累日不息德宗知其不可亦迴聖慮於是中外相賀數正直者貞元迄今以高為第一

王仲舒字弘中貞元十年拜右拾遺裴延齡領度支矯誕大言中傷良善仲舒上疏極論之

穆贊為補闕給事中皆以論時政得失為時所重亦以

此再受黜責

韓愈為監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門宰相不甚得專機務復有宮市耗擾之弊愈悉以上言貶為連州山陽令

段平仲憲宗元和中為諫議大夫時吐突承璀請出征鎮州無功而還平仲與呂元膺等抗論請加黜責後轉給事中其在要近朝廷有得失未嘗不論列時人推其狷直

孔戣為諫議大夫知匭使元和六年内官吐突承璀出為淮南監軍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帝待承璀意未衰投匭上疏論承璀有功久委腹心不宜遽棄戣覧涉副章不受面詰責之涉乃進疏光順門戣極論其與中官交結言甚激切詔貶涉陜州司倉偉臣聞之側目人皆為危之戣髙步公卿間以方嚴見憚及為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為州將韋岳讒譖於本使監軍髙重昌言位結聚術士以圖不軌追位至京師鞫於禁中戣奏曰

刺史得罪合歸法司按問不合劾於内仗乃出付御史臺戣與三司訊鞫得其狀位好黄老道時修齋籙與山人王仁恭合鍊藥物别無逆狀以岳誣告決殺貶位建州司馬時非戣論諫罪在不測人士稱之又薛存誠為御史中丞洪州監軍使髙重昌誣奏信州刺史李位謀大逆及追至憲宗初令送仗内鞫問存誠一日三上表以請帝乃令付御史臺及推案無狀位竟得雪

許孟容為兵部侍郎元和六年六月盗殺宰相武元衡孟容請見奏曰豈有國相横屍路隅而盗不獲此朝廷

之辱從古未有因澀泣極言帝為憤歎

崔植為給事中時皇甫鎛以宰相判度支奏諸州府鹽院兩稅榷酒鹽利匹段等加估定數及近年天下所納鹽酒利擡估者一切徵收詔皆可之植抗疏論奏令宰臣召植宣旨嘉諭之物議罪鎛而美植

李藩為給事中制敕有不可遂於黃敕後批之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敕裴垍言於帝以為有宰相器量

獨孤朗為諫議大夫時王播以厚賄得判鹽鐵衆口喧然朗連上章極諫遷御史中丞

李遜為給事中嘗論時政以為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啓沃不必擇辰令君臣數奏乃候隻日是畢歲臣下覩天顔獻可否能幾憲宗嘉之

武儒衡為中書舍人時皇甫鎛為相剥下以媚上儒衡抗疏論列其事鎛譖訴之憲宗謂鎛曰勿以儒衡因論卿而用報怨鎛惶恐不復敢言

殷侑為諫議大夫凡有朝廷之得失悉以陳論凡八十四上章

李絳為戶部侍郎嘗因次對穆宗曰戶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戶部獻入內藏是用官物以結私恩帝聳然益嘉其直後絳為御史大夫時穆宗亟為畋游行幸絳率御史屬在延英極諫穆宗不能用絳以疾辭絳為左僕射剛腸疾惡賢不肖太分以此尤為非正之徒所忌

韋弘景為給事中屢有封駁時有劉士涇以駙馬交通邪佞自檢校官穆宗用為太僕卿弘景執奏不可中人宣諭再三弘景不為之迴帝怒乃令弘景使安南邕容宣慰時論翕然推重時蕭俛以清直在位弘景議論常所輔助

李渤為考功員外郎時穆宗好畋游亟出行幸車駕至温湯渤奏疏請書宰相下考以其不能強諫也及為諫議大夫染坊役夫張韶等竊發伏誅宰臣及百僚於閤

内稱賀渤獻箴規詞甚激切

崔鄯為諫議大夫時穆宗頗事畋游鄯與鄭覃等推誠直諫觸發無避降中使宣諭之旋遷給事中敬宗即位為翰林侍讀學士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鄯奏曰陛下用臣為侍讀卒歳有餘未嘗問臣經義今蒙轉改實慙尸素有媿厚恩帝曰俟朕機務稍閑即當請益中書舍人高越曰陛下意雖樂善既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賜之錦綵

李漢爲左拾遺長慶四年九月波斯大賈李蘇沙進沉香亭子材以錢一千貫文絹一千匹賜之漢上疏以爲沉香爲亭比瑶臺瓊室敬宗頗怒言過時優容之

薛廷老敬宗寶歴初爲右拾遺内供奉史舘修撰時鄭權因交通鄭注得嶺南節度權到鎮後盡以府庫所有輦送京師酬遺權倖廷老伺知上疏請按由是釁結中外人盡危之廷老性本强直未幾又論張權輿程昔範不宜居諫諍之列事皆不行

柳公權為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文宗便殿對六
學士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此澣濯之者三矣學士
皆賛詠帝儉德唯公權無言帝留而問之對曰人主當
進賢良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耳
時周墀同對墀為之惴慄公權詞氣不可奪翌日降制
以為諫議大夫知制誥學士如故開成三年轉工部侍
郎充職嘗入對帝謂之曰近外議如何公權對曰自郭
皎除授邠寧物議頗有臧否帝曰皎是尚父之從子太

后之李父在官無過自金吾大將軍授邠寧小鎮何事
議論耶公權曰以皎勲德除鎮攸宜人情議論者言皎
進二女入宫致此除拜此事信乎帝曰二女入宫叅太
后非獻也公權曰瓜李之嫌何以户曉因引王珪諫太
宗出廬江王妃故事帝即令南内史張日華送二女還
皎公權忠言裨益皆此類也
韋温為右補闕忠鯁救時宋申錫被誣温昌言曰宋公
履行有素身居台輔不當有此是姦人陷害也吾輩諫

官豈避一時之雷霆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惑之咎耶因率同列伏閤切爭之由是知名焉

孔敏行爲諫議大夫上疏論山南監軍楊叔元之罪其言激切時論稱之

郭承嘏太和六年爲諫議大夫頻上章言時政得失尋以鄭注爲太僕卿論陳激切注不敢出轉給事中改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詔下之後公卿送詣中書求承嘏出麾之故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即日帝御紫宸殿顧

謂宰臣曰華州關人承嘏可任故命之今諫官給事中皆疑其去既不能户曉莫若從衆望遂追制罷之

馮定為諫議大夫太和乙卯年誅戮宰臣之後中外懷疑及改元開成文宗將御宣政殿中尉仇士良請用神策仗衛殿門定抗疏論罷人情危之

李中敏開成元年正月以前司門員外郎為司勲員外郎中敏前歲因久旱抗疏言宋申錫等寃陷之狀以為致雨之方莫若斬鄭注而雪申錫士大夫皆危之疏留

中因謝病滿百日東歸至是始復徵授

梁盧協為右諫議大夫開平四年詣閣上表以夏麥不稔請勿徵至秋熟折輸粟太祖聖武嚴毅宸斷不測故諫官未嘗敢言事協奏而果俞其請物論嘉之

李愚為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或預咨詢而侃然正色不畏强禦衡王入朝重臣李振輩致拜唯愚長揖末帝讓之曰衡王朕之兄朕猶致拜崇政使李振等皆拜爾何傲耶對曰陛下以家人禮兄振等私臣臣居朝列與

王無素安敢諂事其嚴毅皆此類也

晉裴皞初仕唐為兵部侍郎明宗時以數論權臣過失授太子賓客

王權為兵部尚書高祖天福中令權使於契丹權以前事累為將相未嘗有稱臣於契丹者謂人曰我雖不才年今耄矣豈能稽顙於穹廬之長乎違詔得罪亦所甘心由是停任

鄭受益為右諫議大夫高祖天福中涇州節度使張彦

澤在涇州違法虐民殺其掌書記張式軍將楊洪朝廷優容之受益兩疏論云請下有司申明其罪

李濤為刑部郎中張彥澤殺張式楊洪等濤乃與員外郎張麟麻麟王禧等同詣閤門進疏論彥澤之罪請下有司詞甚切至

册府元龜卷四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四百六十一至六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孫　梅

謄錄監生臣汪日炘

冊府元龜卷四百六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臺省部

寵異

自漢魏而下政歸臺省故六聯之任為百官之本蓋政治之攸出而俊髦之所翔集者也乃有望藹當世道合人主隆其眷遇優其禮命至或掌壺參乘陪接天光專席隅坐便蕃左右或拜贶於金帛或疇庸於車服有疾

則存問不幸則臨弔以至推恩延世追命飾終君臣之分於斯而著矣自非謨明寅亮忠肅恭懿進納誨而無隱居守官而匪解好是正直克稱其任者疇足以當之哉

漢孔安國武帝時為侍中帝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

孔光成帝時為尚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以子男放為侍郎給事黃門

史丹元帝時為侍中出嘗陪乘有寵九男皆以丹任為

侍中

後漢宣秉建武元年為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竇攸為郎中光武會百寮於靈臺得鼠如豹文問羣臣攸曰鼮鼠詔曰何以知之曰見爾雅詔如攸言賜帛三百段

張湛為太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洛陽十二門每門候一人候舍皆候之所居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光武數存問賞賜

戴憑為侍中拜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

郭伋為太中大夫建武二十三年卒光武親臨弔賜塋地

藥崧明帝時為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杫杫音賜俎几也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

承宮明帝時為侍中建初元年卒帝褒歎賜以冢地妻

上書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
桓郁章帝時為侍中以母憂乞身詔公卿議議者皆以
郁身為名儒學者之宗可許之於是詔郁以侍中行服
朱暉為尚書僕射因駁議不從遂稱病篤閉口不復言
章帝意解寢其事復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
視疾大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萬布百疋衣十領
後遷為尚書令以老病乞身拜騎都尉賜錢三十萬郎
韓稜為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

稱章帝甞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晉太康記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淬刀劍特堅利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漢官儀椎成作鍜成時論者為之説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樸善不外見故得椎成

馮豹為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閤或從昏至明章帝聞而嘉之使黄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

魯恭和帝時為侍中數召讌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

異

黄香為郎中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

賞賚增加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帝聞善之永

元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

令後以為東郡太守香上疏陳讓帝亦惜香幹用久習

舊事復為尚書令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二十萬是後遂

管機衡甚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帝知其

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

宋嘉順帝時為大中大夫卒詔令將相大夫會葬嘉賜錢十萬

朱穆桓帝時為尚書卒公卿共表穆立節清忠虔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

魏桓階文帝踐祚為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

徙封安樂鄉侯邑六百戶又賜階三子爵關內侯祐以

嗣子不封病卒又追賜關內侯後暦疾篤遣使者即拜太常薨帝為之流涕謚曰貞侯子嘉嗣以暦弟纂為散騎侍郎賜爵關內侯

徐宣明帝時為左僕射青龍四年薨詔曰宣體履至實直内方外歷事三司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節可謂柱石臣也嘗欲倚以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焉

孫資齊王時為左光禄大夫劉放為中書監時大將軍

曹與專事多變易舊章貲嘆曰吾累世蒙寵加以孫聞
屬託令縱不能輔弼時事何以坐受素餐之禄耶遂因
稱疾賜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勲著前朝
暨朕統位動頼良謀是以褒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
師羣臣内資讜言屬以年耆篤上還印綬前後鄭重辭
㫖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職事
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光禄勲少府親策
詔君養疾於第君其勉進醫藥頥神和氣以求無疆之

祚置舍人官騎加以日秩殺酒之膳焉
司馬望為散騎常侍時高貴鄉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沈鍾會並見親待數侍筵宴公性急秀等居内職急有詔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虎賁五人
吴顧雍領尚書令黄武四年迎母於呉既至大帝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慶焉
紀陟孫休時父亮為尚書令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坐焉

孫承字顯世孫皓時與顧榮俱為黄門侍郎皓嘗使二人記事承答顧問乃下詔曰自今以後用侍郎皆當令如孫承顧榮之儔也

晉賈充文帝時為散騎常侍帝命充定法律假金章賜甲第一區五等初建封臨沂侯為晉元勲深見寵異

山濤為吏部郎文帝與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縣百斤穀二百斛

魏舒武帝時為侍中三娶妻皆亡自表乞假還本郡葬

妻詔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

鄭默為散騎常侍武帝出祠南郊侍中已陪乘詔曰使鄭常侍參乘馬

劉頌為光禄大夫門施行馬尋卒使使者弔祭賜錢二十萬朝服一具謚曰貞

劉毅為尚書僕射武帝以毅清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以光禄大夫歸第門施行馬復賜錢百萬

虞欽為尚書僕射領吏部武帝以清貧特賜絹百疋咸寧四年卒詔曰卿履道清正執德貞素文武之稱著於方夏入躋機衡惟允庶事肆勤内外有匪躬之節不幸薨沒朕甚悼心其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布五十疋錢三十萬

傅祗為散騎黄門郎賜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户母憂去職及葬母詔給太常五等吉凶導從其後諸卿夫人葬給導從自此始

李憙為僕射武帝以憙清素貧儉賜絹百匹又拜特進光禄大夫以年老遜位詔曰光禄大夫特進李憙仗德居義當升台司毗亮朕躬而以年尊致仕雖優游無為可以頤神而虗心之望能不憮然其因光禄之號改賜金紫置官騎十人賜錢五十萬禄賜班禮一如三司門施行馬

庾峻為諫議大夫常侍卒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

郭奕為尚書疾病詔賜錢二十萬日給酒米

朱嵩元帝建武初為散騎侍郎時顧球為尚書郎俱卒帝痛之將為舉哀有司奏舊尚書郎不在舉哀之例帝曰衰亂之弊特相痛悼於是舉哀哭之甚慟

賀循建武初為散騎常侍又以老疾固辭帝下令曰孤以德寡忝當大位若涉巨川罔知所憑循言行以禮乃時之望俗之表也實賴其謀猷以康萬機疾患有素猶望卧相規輔而固守撝謙自陳懇至此賢履信思順非

荀以讓為高者也今從其所執於是改拜太常常侍如

故

劉超為中書通事郎市純色牛不可得啓買官外廐牛

元帝詔便以賜之

顧和成帝時為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書勑諭特聽

暮出朝還其見優遇如此尋朝議以端右之副不宜處

外更以銀青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

荀嵩為右光禄大夫開府録尚書領秘書監咸和三年

薨贈侍中升平四年嵩改葬詔賜錢百萬布五千匹

陸玩與孔愉為尚書令僕射詔曰尚書令玩左僕射愉

並恪居官次祿不代耕端右任重先朝所崇其給玩親

信三十人愉二十人稟賜及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

朝野咸以為三良既没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

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子納為尚書令恪勤貞固始

終不渝尋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即

以為贈

何充為吏部尚書及司徒王導薨轉護軍將軍與中書監庾氷叅録尚書事詔充氷各以甲仗五十人至止車門尋遷尚書令

丁譚為散騎常侍康帝即位屢表乞骸骨詔以光禄大夫還第門施行馬禄秩一如舊制給傳詔二人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

殷仲堪孝武時為黄門郎寵任專隆帝嘗示仲堪詩乃曰勿以已而笑不才

宋范泰晉末度支尚書散騎常侍兼司空與右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隨軍到雒陽高祖還彭城共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輿

孔季恭為侍中左光禄大夫辭事東歸高祖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

王曇首為侍中元嘉七年卒文帝為之慟中書舍人周赳侍側曰王氏欲衰賢者先殞帝曰直是我家衰耳追贈左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詹事如故

沈演之為右衛將軍遷侍中右衛將軍如故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帝欲伐林邑演之賛成帝意及平賜羣臣黄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之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茅土俟廓清舊都鳴鸞東岱不憂河山不開也又為吏部尚書元嘉二十六年車駕拜京陵演之以疾不從帝還宫召見自勉到坐出至尚書下省暴卒時年五十三帝痛惜之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

夫
江智淵為中書侍郎智淵愛好文雅辭采清贍世祖深
相知待恩禮冠朝時讌私甚數多命羣臣五六人遊集
智淵常為其首同侶未及前輙獨蒙引進
殷淳為黄門侍郎黄門清切下直應留下省以父
老特聽還家
王敬弘為尚書令敬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侍
中特進左光禄大夫給親信二十人讓侍中特進求減

親信之牢不許及東歸車駕幸冶亭餞送
朱修之為左民尚書後墜車折脚辭尚書領崇憲太僕
仍加特進金紫光禄大夫以脚疾不堪獨行特給扶侍
劉延孫孝武時為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延孫
疾病不任拜起帝使於五城受封板乘船自清溪至平
昌門仍入尚書下舍又欲以代朱修之荆州事未行大
明四年卒時年五十二帝甚惜之下詔曰故侍中尚書
左僕射領護軍將軍東昌縣侯延孫風局簡正體識沈

明綢繆心膂自審外朝契濶唯舊幾將二紀靈業中圮則首賛宏圖義合既舉則任均肅冠器允棟幹勲實佐時歷事兩宫出入方牧惠政茂績著自民聽忠謨令節簡乎朕心方便台階永毗國道奄至薨殞震慟兼深考終定典宜盡哀敬可贈司徒給班劒二十人侍中僕射侯如故

袁顗為侍中前廢帝景和元年誅羣公欲引進顗任以朝政遷為吏部尚書又下詔曰宗社多故釁因家司景

命未渝神祚再乂自非忠謀密契豈伊尅殄侍中祭酒
領前將軍新除吏部尚書顗遊擊將軍領著作郎兼尚
書左丞徐爰誠心内欵叅聞嘉策輔賛之效寔監朕懐
宜甄茅社以奬義槩顗可封新淦陽縣子爰可封吳平
縣子食邑各五百户
劉秉明帝時為尚書左僕射大叅選元徽元年領吏部
加兵五百人尋領衛尉辭不拜
劉勔為中領軍桂陽王休範為逆勔出守石頭秉權兼

領軍將軍所給加兵自隨入殿

張緒爲黃門郎明帝每見緒輙嘆其清談

南齊張融太祖時爲中書郎帝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懐有本視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

紀僧真武帝時爲中書舍人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帝嘗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户紀僧真堂堂貴人所

不及諸權要中寂被盼遇除越騎校尉餘官如故

袁昂為黄門侍郎本名千里武帝謂之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昂即以千里為字

庾杲之為黄門郎武帝永明中諸王年少不得妄與人接勑杲之與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

沈冲永明中徵為五兵尚書未至而卒武帝甚惜之喪還車駕出臨冲喪詔曰冲貞詳閑理志局淹正誠著藩朝績彰出守不幸早世朕甚悼之追贈太保謚曰恭子

劉係宗為中書通事舍人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明帝曰學士不堪治國唯大讀書耳一劉係宗足持如此輩五百人

王慈為侍中郎患脚武帝勑曰慈在職未久既有微疾不堪朝又不能騎馬聽乗車在仗後江左来少例也

吕安國為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時有疾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勑安國曰吾甞憂卿疾病應有所須勿致難也尋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兖州中正給扶侍上

又勑茹法亮曰吾見呂安國疾狀自不宜勞且脚中既常惡扶人至吾前於禮望殊成有虧吾難勑之其人甚諱病卿可作私意向其若好差不復須扶人依例入幸勿牽勉

栁世隆為侍中左光禄大夫卒時年五十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萬布二百疋蠟三百斤又詔曰故侍中左光禄大夫貞陽公世隆秉徳居業才兼經緯少播清徽長弘美譽入叅内禁出贊西牧專寄郢郊

尅挫巨猾超越前勲功著一代及總任方州民頌寛徳翼教崇闡朝稱元正忠謨嘉猷簡於朕心雅志素履邈不可踰將登鉉味用爕鴻化奄至薨殞震慟良深贈司空班劍三十鼓吹一部侍中如故

沈文秀為散騎常侍領軍將軍以疾遷金紫光禄大夫加親信二十人常侍如故轉侍中領太子詹事遷中護軍侍中如故以家為府

梁傅昭仕齊明帝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皆勢傾

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粗糲嘗挿燭於版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等勅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後為散騎常侍高祖大通二年九月卒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即日舉哀

沈約自梁臺建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高祖受禪為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邑千户常侍如故又拜約母謝為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左僕射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拜朝野以為榮俄遷尚書左僕射常侍

如故尋兼領軍加侍中天監二年遭母憂輿駕親出臨弔以約年衰不宜致毀遣中書舍人斷客節哭加特進如故十二年卒時年七十三詔贈本官賻錢五萬布百匹

王峻天監中為中書侍郎高祖甚悅其風采與陳郡謝覧同見賞擢

何佟之為尚書左丞天監二年卒官高祖甚悼惜將贈之官故事左丞無贈官者特詔贈黄門侍郎儒者榮之

孫謙為零陵太守天監九年以年老徵為光禄大夫既至
高祖嘉其清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効高祖笑
曰朕當使卿智不當使卿力十四年詔曰光禄大夫孫謙
清慎有聞白首不怠高年舊齒宜加優秩可給親信二十
人并給扶十五年卒官時年九十二詔賻錢三萬布五十
匹高祖為舉哀甚悼惜之
范岫天監九年為祠部尚書領右驍騎將軍其年遷金紫
光禄大夫加親信二十人十三年卒官賻錢五萬布百匹

王份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南徐州大中正給親信二十人遷尚書左僕射尋加侍中時修建二郊份以本官領大匠卿遷散騎常侍右光禄加親信為四十人遷侍中特進左光禄復以本官監丹陽尹高祖普通五年三月卒詔賻錢四十萬布四百匹蠟四百斤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

蕭琛為侍中卒高祖臨哭甚哀詔贈本官雲麾將軍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

徐勉為尚書僕射上表修五禮成尋加中書令給親信二十人勉以疾自陳求解内任詔不許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書論决脚疾轉劇久闕朝覲固陳求解詔乃賚假須疾差還省中大通三年又以疾自陳移授特進右光禄大夫侍中中衛將軍置佐史餘如故增親信二十人兩宫參問冠蓋結轍服膳醫藥皆資天府有勑每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數啓停輿駕大同元年卒高祖聞而流涕即日車駕臨殯乃詔贈特進右光禄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錢二十萬布百匹皇太子亦舉哀朝堂謝舉為尚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居端揆未嘗肯預時務多因疾陳解勅輒賜假并手勅處分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及卒於内臺武帝謂曰舉非止歷官已多亦人倫儀表久著公望悵恨未授之可贈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賀琛為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還

尚書左丞叅禮儀事每見高祖與語甞移晷刻故省中為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

蕭介為侍中中大同二年辭疾謝事高祖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光禄大夫

柳惔為散騎常侍高祖因讌為詩以貽惔曰爾寔冠羣后惟余寶念功

張稷徵尚書左僕射輿駕將欲幸稷宅以盛暑幸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詔不受

王亮為散騎常侍卒詔賻錢三萬布五千匹

王瑩為侍中尚書令累進左中權將軍給鼓吹一部瑩性清慎居官恭恪高祖深重之

江淹為金紫光禄大夫卒高祖為素服舉哀賻錢三萬布五十匹

范雲為散騎常侍尚書右僕射卒高祖為流涕即日輿駕臨殯詔曰追遠興懐常情所篤况問望斯在事深朝寄乎故散騎常侍尚書右僕射霄城侯雲器範真正思

懐經遠爰初立志素履有聞脫巾來仕清績仍著燮務
登朝具瞻惟允綢繆翊賛義簡朕心雖勤非負荷而舊
同捨講方騁遠塗永毗庶政奄致喪殞傷悼於懐宜加
命秩式備徽典可贈侍中衛將軍僕射侯如故并給鼓
吹一部禮官請謚曰宣勅賜謚曰文
蕭子顯為侍中高祖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
御筵侍坐偏顧訪焉
吕僧珍為散騎常侍直秘書省任總心膂恩遇隆密性

甚恭慎每侍坐屏氣鞠躬果食未嘗舉箸嘗因醉後取一柑食之高祖笑謂曰便是大有所進禄俸之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絶於時

王暕為侍中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普通四年冬暴疾卒時年四十七高祖詔贈侍中中書令中軍將軍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錢十萬布百疋謚曰靖有四子訓承雅訏並通顯

暕子訓為侍中既拜入見高祖從容問何敬容曰褚彦

同年幾為宰相敬容對曰少過三十帝曰今之王訓無

謝彦回

陸雲公為給事黄門侍郎雲公善奕棊嘗夜侍御坐武

冠觸火高祖笑謂曰燭燒卿貂高祖將用雲公為侍中

故以此言戲之也是時天淵池新制編魚舟形濶而短

高祖暇日常汎舟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溉右

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其恩遇如此太清元

年卒高祖悼惜之手詔曰給事黄門侍郎掌著作陸雲

公風尚優敏後進之秀奄然殂謝良以惻然可𠕋日舉哀賻錢五萬布四十匹

陳蕭引為金部侍郎甚為高祖所重嘗謂引曰我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

沈衆為中書令高祖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優渥超於時輩

王冲為左僕射加特進左光禄大夫領丹陽尹初高祖

以沖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嘗從帝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帝賜以几其見重如此
蕭濟為侍中領太府卿比佐二主恩遇甚篤賞賜加於凡等
蔡景歷宣帝時為度支尚書舊式拜官在午後景歷拜日適值輿駕幸玄武觀在位皆侍宴帝恐景歷不豫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是歲以疾卒贈太常卿
周弘正為尚書右僕射領國子祭酒豫州大中正卒詔

曰弘正識宇凝深藝業通備辭林儀府國老民宗道映庠門望高禮閣卒然殂殞朕用惻然可贈侍中中書監三事所須量加資給又出哭臨之

袁憲為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憲以久居清顯累表自求解任宣帝曰諸人在職屢有謗書卿處事已多可謂清白别相甄録且勿致辭

杜稜為侍中歷事三帝並見恩寵末年不預征役優游京師賞賜優洽

徐陵為侍中中書監領太子詹事右光禄大夫給鼓吹一部陵以年老累表求致仕宣帝亦優之乃詔將作為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即位遷左光禄大夫太子太傅餘如故至德元年卒時年七十七詔曰慎終有典抑乃舊章令德可甄諒宜追遠侍中安右將軍左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南徐州大中正建昌縣開國侯陵弱齡覺尚登朝秀穎業高名輩文曰詞宗朕進秩承華時相引狎雖多臥疾方期克壯奄然殞逝震悼於懷可贈鎮

右將軍特進其侍中左光禄大夫鼓吹侯如故并出舉哀喪事所須量加賞給

陸瓊為吏部尚書丁母憂去職初瓊之侍東宫也母随在官舍後主賞賜優異後及喪柩還鄉詔加增并遣謁者黄長貴持册奠祭後主又自製誌朝野榮之

孫瑒為侍中五兵尚書卒尚書令江總為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民尚書蔡徵宣勑就宅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

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以為榮

後魏盧魯元大武時為中書侍郎以工書有文才累遷中書監領秘書事賜爵襄城公加散騎常侍右將軍賜其父為信都侯

李孝伯為散騎常侍性方慎忠厚大武寵眷以宰輔遇之

賈秀獻文時為中書侍郎年七十三遇疾給醫藥賜几

杖時朝廷舉動及大事不決每遣尚書高平公李敷就第訪決皇興三年卒贈冀州刺史

程駿孝文時為秘書令時文明太后臨朝詔曰程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愜又門無挾貨之賓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病甚高祖文明太后遣使者更問其疾勑御史徐謇診視賜以湯藥臨終詔以少子公稱為中散從子靈虬為著作佐郎及卒孝文及文明太后傷惜之賜東園秘器朝服一襲帛三百匹贈官軍

將軍兗州刺史曲安侯

宋弁為尚書殿中丞孝文曾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孝文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恩遇賜名為弁意取卞和獻玉楚王不知為寶也

郭祚為散騎常侍仍領黃門與黃門宋弁叅謀幃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甞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孝文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

憂勞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

邢巒為員外散騎侍郎為孝文所知賞轉中書侍郎甚見顧遇嘗恭坐席

呂羅漢為內都大官太和六年卒於官孝文悼惜之賜命服一襲謚曰莊公

李沖為南部尚書是時循舊王公重臣皆呼其名孝文帝謂沖為中書而不名之又改置百司開建五等以沖

叅定典式封滎陽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户累遷尚書僕射卒孝文為舉哀於懸瓠悲泣不能自勝詔曰冲貞和資性懐義樹身訓業自家道素刑國太和之始朕在弱齡早委近機實康時務洪猷允洽朝選澄清升兹端右唯允出納忠肅柔明足敷朝範仁恭信恵有結民心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方昇寵秩以旌功舊奄至喪逝悲痛於懐可贈司空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賻錢三十萬布五百疋蠟二百斤有司奏謚曰文穆葬於

覆舟山近杜預冢孝文之意也

陸凱爲黄門侍郎後遇患頻上書乞骸骨詔不許勅太醫給湯藥

堯暄孝文太和中爲南部尚書假中護軍將軍暄前後從征及出使簡察三十許度皆有克已奉公之稱賞賜衣服二十具綵絹千疋紬絹百餘段奴婢七口賜爵平陽伯

高允爲尚書散騎常侍加光禄大夫太和十一年卒年

九十八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卧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咏如常孝文及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修往脉視之告以無恙修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醢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疋布二千疋綿三百斤錦五十疋雜

絲百疋穀一千斛以周喪用䰟初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馬朝廷榮之將葬贈侍中司空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

李仲裔為諫議大夫尚書左丞卒贈帛一百疋布五十疋綿五十斤贈鎮遠將軍光州刺史

司馬躍為祠部尚書大鴻臚卿以疾表求解任太和十九年卒贈金紫光禄大夫賜朝服一具衣一襲絹一千疋

崔休爲黃門侍郎常叅孝文侍席禮遇次於宋郭之輩

宋弁遷尚書左丞孝文南伐從駕南行及車駕還幸彭城郭祚汎舟泗水詔休侍筵觀者榮之

高遵爲中書侍郎與游明根高閭李冲入議律令親對御坐時有陳奏以積年之勞賜粟帛牛馬

成淹爲侍郎孝文以淹清貧賜絹百匹淹後遷謁者僕射時遷都孝文以淹家無行資勑給事力送至雒陽并賜假日與家累相隨

李翻為度支尚書孝明靈太后曾讌於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李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為盡之侍座者莫不羨仰

游肇孝明時為尚書右僕射正光元年八月卒年六十九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贈帛七百匹帝舉哀於朝堂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羊深為尚書駕部郎中于時沙汰郎官務精求實深以

才堪見留在公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琛咸敬重之孝明行釋奠之禮講孝經深於儕輩中蒙引聽時論美之靈太后曾幸印山集僧尼齋會公卿盡在坐會事將終太后引見深欣然勞問之深謝曰臣蒙國恩厚世荷榮遇寇難未平是臣憂責而陰恩忽被犬馬知歸太后顧謂左右曰羊深真忠臣也舉坐傾心

崔亮為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正光二年秋疽發於背孝明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送所負荷及印綬

詔不許尋卒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賻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貞烈

崔光為侍中領國子祭酒永平四年八月詔光乘步輓於雲龍門出入遷中書侍郎給事黄門侍郎甚為孝文所知甞曰孝伯之才浩浩如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甄琛為車騎將軍特進加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正光五年冬卒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

具衣一襲錢十萬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贈司徒公尚書
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孝明親送降車就輿弔哭之遣舍
人𢛀其諸子
鹿悆孝莊時為給事黄門侍郎而自無室宅嘗假賃居
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帝嘉其清素時復賜以錢帛
北齊魏蘭根仕魏時為僕射天平初以病篤上表求還
鄉里魏帝遣舍人石長宣就家勞問猶以開府儀同門
施行馬

崔昂文襄時為尚書左丞又兼度支尚書左丞兼尚書近代未有唯昂獨為冠首朝野榮之

唐邕天保初為給事中兼中書舍人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總為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射之禮是日文宣親執邕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之上啓太后云唐邕強幹一人當千仍別賜錦綵錢帛邕非唯強濟明辨然亦善揣帝意取進多途是以恩寵日隆委任彌重帝又甞對邕曰太后云唐邕分明強記每有軍機大

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之中
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
衣裘與卿共敝十年從幸晉陽除兼給事黄門侍郎領
中書舍人帝嘗登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是何等城或
曰此是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曰我謂唐邕是金城此
非金城也其見重如此其後語邕曰卿劬勞既久欲除
卿作州頻勑楊遵彦更求一人堪代卿者遵彦云比遍
訪文武如卿之徒實不可得所以遂停此意卿宜勉之

文宣或時切責侍臣有不稱旨者云觀卿等舉措不中與唐邕作奴其見賞遇多此類孝昭作相除黄門侍郎於華林園射特賜金帶寶器服玩雜物五百種
魏收為中書監右僕射武成於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
尉瑾為右僕射病卒武成方在三臺飲酒元文遥奏聞遂命徹樂罷飲
隋陸彦師開皇初為尚書左丞彦師素多病未幾以務

劇疾動乞觧所職高祖詔聽以本官就第歲餘轉吏部侍郎

于仲文為柱國高祖以尚書文簿繁雜吏多姦計令仲文勘録省中事其所發擿甚多帝嘉其明斷厚加勞賞焉

盧凱攝尚書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雖逢喜怒不改其常高祖嘉凱有吏幹賜錢二十萬并賚雜綵三百匹加散騎常侍

高構為民部郎時有叔姪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合理高祖以為能召入内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誦卿判數遍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賜米百石由是知名

王韶為并州行臺右僕射高祖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謂韶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韶辭謝曰臣比衰暮殊不

解作官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者是未用心耳韶對曰昔在昏季猶且用心況逢明聖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非駑蹇所逮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於疇昔昏忘又多豈敢自寬以速年累恐以衰暮虧黍朝綱耳帝勞而遣之

牛弘為吏部尚書煬帝之在東宮也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甞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英言先哲異奇才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

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爰倫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贊揚無如弘美焉又為光禄大夫煬帝嘗引入内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酒其禮遇親重如此大業六年從幸江都其年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賻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

裴藴為民部郎時猶承高祖和平之後禁網疎濶户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為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藴歷

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閲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觧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覧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冐今進民户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藴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治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

蔡允恭為起居舍人與虞世南同為學士聲譽徽出其

下而寵遇過之允恭善吟詠煬帝屬詞賦多令其諷誦之

淳于恭為侍中卒於官詔書褒歎賜穀千斛

唐温彦博高祖時為中書侍郎彦博善於宣吐每奉使入朝詔問四方風俗承授綸言有若成誦聲韻高朗響溢殿庭進止雍容觀者拭目高祖嘗讌朝臣詔太宗諭旨既而顧謂近臣曰何如温彦博其見重如此

薛收為陝東道大行臺金部郎中武德六年以本官兼

文學館學士與房玄齡杜如晦特蒙殊禮受心腹之寄又嘗上書諫獵太宗手詔曰覧讀所陳實悟心膽今日治成我卿之力也明珠照乘豈比來言當以誠心書何能盡今賜卿黃金四十錠以酬雅意七年寢疾太宗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尋命輿疾詣府太宗親以衣袂撫收論叙生平潸然流涕尋卒年三十三太宗親自臨哭哀動左右與收從父兄子元敬書曰吾與卿叔共事或軍旅多務或文詠從容何嘗不驅馳經畧款曲襟袍比雖

疾苦日輿痊除何期一朝忽成萬古追尋痛悼彌用傷懐且聞其兒子幼小家徒壁立未知何以處置加安撫以慰吾懐因使人弔祭賻物三百段

杜淹為御史大夫判吏部尚書有疾太宗親自臨問賜帛三百疋貞觀二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襄

于志寧貞觀三年為中書侍郎太宗甞命貴臣内宴恠不見志寧或奏曰勑詔三品已上志寧非三品所以不來太宗特令預宴即加授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

王珪為禮部尚書卒太宗素服舉哀於别次悼惜久之

詔魏王泰率百官親往臨哭贈吏部尚書

馬周為中書令攝吏部尚書太宗甞以神筆賜周飛白

書曰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周病消

渴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宫勑求勝地為周起宅名醫

中使相望不絶每令尚食以膳供之太宗躬為調藥皇

太子親臨問疾

戴胄為尚書右丞胄家貧賚錢十萬時尚書左僕射蕭

瑀免官僕射封德彞又卒太宗謂冑曰尚書省天下綱維百司所禀若一事有失天下必有受其弊者今無令僕繫之於卿當稱朕所望及卒太宗為之舉哀廢朝三日贈尚書右僕射追封趙國公謚曰忠詔虞世南為撰碑文又以冑宅宇敝陋祭享無所令有司特為造廟

顔相時為禮部侍郎羸瘠多疾病太宗嘗使賜以醫藥

高季輔為禮部侍郎凡所銓叙時稱允當太宗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

宇文節為禮部尚書右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稱時江夏王道宗嘗以私事託於節遂奏之太宗大悅賜絹二百匹仍勞之曰朕所以不置左右僕射者正以卿在省耳

劉林甫為吏部侍郎臨終上表薦賢太宗甚嘉悼之賜絹二百五十匹

唐儉為民部尚書請致仕許之及卒太宗為之舉哀罷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賻綿布一千段米

粟一千石

陳叔達為侍中丁母憂叔達先有疾太宗慮其危殆遂遣使禁絶其弔賔

裴行儉高宗朝為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將軍卒贈幽州都督謚曰獻行儉子早卒詔皇太子差六品官一人檢校家事五六年間待兒孫稍長成日停之

崔玄暐長安初為天官侍郎轉文昌左丞經月餘則天謂曰自卿改職以來選司大有罪過或聞令史乃設齋

自慶此欲盛為貪汙耳今要卿復舊任又除天官侍郎賜雜綵七十段
李適秀為考功員外郎則天雅愛其才甚寵待之掌考功數年
魏知古玄宗開元中寵相往東都知吏部尚書事深以為稱職手制曰卿以宰臣往知大選官人之委情寄尤切遂能端本華弊忘私狥公朕遠聞之益用嘉歎今賜衣一副聊以示懷

宋璟開元中為尚書右丞相與張說源乾曜同日拜官
勑大官設饌太常奏樂於尚書都省大會百寮玄宗賦
詩褒述親札賜之二十二年以年老累乞退歸東都私
第後帝幸東都璟於路左迎謁帝遣榮王親勞問之自
是頻遣使送藥餌年七十五薨贈太師賻物二百匹粟
二百石喪事官給河南少尹一人充使監護謚曰文貞
李朝隱為吏部侍郎銓叙平允甚為當時所稱降璽書
褒美授一子太子通事舍人

王丘為禮部尚書仍聽致仕丘雖歷要職固守清儉未甞受人饋遺第宅輿馬稱為弊陋致仕之後藥餌殆將不給帝聞而嘉嘆下制曰王丘夙負良材累升茂秩比縁疾疹假以優閒聞其家道屢空醫藥靡給久此從官遂無餘資持操若斯古人何遠且優賢之義方冊所先周給之宜激勸攸在其俸禄一事已上竝宜全給式表殊常之澤用旌貞白之吏

鄭少微為刑部侍郎開元二十五年玄宗因聽政問京

師因徒有司奏有五十人怡然有喜下詔曰官之為法法有其官寄以深仁能行禁令日者叢棘之地烏鵲來巢令結諸刑明纔逾五十雖化源自逺亦欽恤使然其鄭少微等一十七人各賜一中上考仍兼賜少物以存勸賞

郭子儀代宗廣德二年為尚書令詔於尚書省視事命宰臣已下常叅官送上特遣射生五百騎執戟翼從朝堂至於省賜以教坊音樂

裴遵慶大歷四年三月授左僕射與吏部尚書劉晏上本曹視事勑太常尚食許內侍魚朝恩及宰臣已下常叅官咸詣省送上增置儲供寵賢也

馬璘大歷九年授檢校尚書左僕射知省事詔宰臣及常叅官並會尚書省送璘上本曹視事遣中使詣省勞慰仍賜酒饌

裴延齡德宗貞元中為户部尚書疾甚令中使連二輩候問

李齊運為禮部尚書被疾歲餘不能朝謁朝廷除改每
遣中人就第訪決
韋皐穆宗長慶二年為左僕射於尚書省上事命中使
宣賜酒及宰臣百寮送上
庾敬休為尚書左丞文宗太和九年二月卒贈吏部尚
書癸酉詔曰官至丞郎皆朕所委不幸云亡者宜其為
之廢朝況朝會班列本在諸司三品之上比限近勑或
乖通理時因敬休殞喪載深傷惻自今丞郎宜准諸司

三品官罷朝日

王璠為尚書左丞大和九年召對浴堂門賜以錦器

殷侑開成元年為刑部尚書時初經李訓之亂文宗問有治安之術侑極言委任責成宜任朝之耆德新進小生無宜輕用帝深嘉之賜錦綵三百匹及中謝又令中使就第賜金十斤

牛僧孺為東都留守判尚書省事開成三年九月授尚書左僕射仍令右軍副使王元直齎告身宣賜舊例自

留守除內官無送誥身使帝以僧孺項在淮南六表讓官故特遣中人宣宻旨便令赴闕

後唐盧質為兵部尚書明宗長興元年五月勅除本官料錢外逐月別支錢三十貫并羊麪油米以寵舊臣也

冊府元龜卷四百六十一